

一、早餐之前

“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？”在他们收拾桌子准备吃早饭时，芬问她的母亲。

“去猪圈了，”阿拉贝尔太太回答。“昨晚生了几只小猪。”

“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。”只有八岁的芬继续说。

“哦，”她的母亲说，“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。它长得又小又弱，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。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。”

“消灭它？”芬尖叫。“你是说杀死它？就因为他比别人的个子小？”

阿拉贝尔太太把一罐乳酪放到桌上。“别嚷，芬！”她说。“你爸做的对。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。”

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。草地湿漉漉的，泥土里散发着春天的气息。等芬赶上她的爸爸时，她的运动胶鞋全都湿透了。

“请别杀它！”她呜咽道。“这不公平！”

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。

“芬，”他温柔的说，“你该学会自我控制。”

“自我控制？”芬哭叫道，“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！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！”泪水



水流到芬的面颊上。她抓住了斧头柄，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。

“芬，”阿拉贝尔先生说，“养小猪的事我比你知道的多。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。现在你该放我走了！”

“可是这不公平，”芬哭叫着。“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，它愿意吗？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，你就会杀死我吗？”

阿拉贝尔先生微笑了。“当然不会，”他说着，低下头慈爱地望着女儿。“但这是不一样的。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，一个小瘦猪是另一码事儿。”

“我看没什么不一样，”芬回答着，仍死抓着斧柄不放，“这是我曾经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！”

约翰·阿拉贝尔先生的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。他好像也要哭了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。“你先回家吧。等我回家，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。我将让你用奶瓶喂他，象喂婴儿一样。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。”

半小时后，阿拉贝尔先生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。芬正在楼上换她的运动鞋。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，房间里都是咖啡、薰肉的香味，湿湿的灰泥味儿，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。

“把它放到她的椅子上！”阿拉贝尔太太说。阿拉贝尔先生把纸板盒放到芬的位子上。然后他到洗手池洗了手，用池边滚筒上的毛巾把手擦干。

芬慢慢地下了楼。因为刚刚哭过，她的眼还是红红的。当她走近她的椅子，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，里面传出了抓搔声。芬看了看她的父亲，然后她掀起了盒盖。从那里面



打量着她的，正是那新生的小猪。它是白色的，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。

“他是你的了，”阿拉贝尔先生说，“是你使他免于死。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。”

芬不错眼珠地看着这头小小猪。“哦，”她轻声赞美，“哦，看他呀！他漂亮极了。”

她小心的关上了盖子。她先吻了爸爸，又吻妈妈。然后她又揭开盖子，把小猪举起来，让他贴到自己的脸上。这时，她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。埃弗里十岁了。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——一只手里拿着气枪，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制匕首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他问。“芬得了什么了？”

“她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，”阿拉贝尔太太说。“埃弗里，快去洗手洗脸！”

“让我看看它嘛！”埃弗里说着，放下他的枪。“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？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——他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。”

“去洗脸吃饭，埃弗里！”他的妈妈说。“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。”

“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，爸？”埃弗里问。

“不，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，”阿拉贝尔先生说，“为了制止这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，芬天刚亮就起床了。结果，她现在有了一头小猪。当然了，他的确是特别小，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。这只是表明，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，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。让我们开饭吧！”

但是芬要等到她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。阿拉贝尔太太找出了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。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，又把奶嘴儿安上，才把奶瓶递给了芬。“给他吃早餐吧！”她说。

一分钟后，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，把她的小宝贝抱在膝头，开始教他如何从瓶



中喝奶。这小猪虽然那么小，却有一个好胃口，而且也学得很快。

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。

“快跑！”阿拉贝尔太太命令着，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，将一张油煎圈饼放到她的手上。埃弗里赶忙抓起他的枪和另一张油煎圈饼。

孩子们跑到路边，上了校车。在车里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。她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，想着这是个多美好

的世界，自己又是多么幸运，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。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，芬已经给她的宝贝起好了名字，选的是她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。

“它的名字是威伯。”她喃喃的自语。

当老师在课堂里问她“芬，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？”时，她还在想着那头小猪。

“威伯。”芬出神的回答。同学们格格地笑起来。芬脸红了。

